

丘东平

·代表作



第七连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I216.2/59

:24

2009

200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丘东平代表作

第七连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高远东 编选

华夏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丘东平/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 - 7 - 5080 - 1433 - 3

I. 丘… II. 中…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409 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17.75 印张 276 千字 2 插页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27.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副主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蓄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嶄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选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丘东平小传

丘东平,现代作家,原名丘谭月,又名丘席珍,笔名东平。1910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梅陇镇马福兰村一个农民兼小商人家庭。其少年时代是在大革命的风潮激荡中度过的,求学期间即热衷于社会活动,曾参加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亡命香港、九龙一带,做过渔贩、水手以及当地天主教会报纸的校对,并开始向当地报刊投稿。

1932年前后,东平由大哥丘国珍引荐,到十九路军翁照垣旅当文书,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战役和后来的福建倒戈反蒋事件。这一时期其处女作《梅岭之春》发表于其与人合办的《新亚细亚月刊》(香港)创刊号上,但为他带来声誉的则是发表于左联主办的《文学月报》上的短篇小说《通讯员》。其早期小说多以作家在海丰的经验和在十九路军的经验为素材,或以略带表现主义风味的笔法刻画根据地的新生活新人物,或揭示中国军队的严厉而腐朽的生活,为30年代左翼文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1934年底东平赴日留学期间,参加了左联东京分盟,曾向郭沫若请教,郭写了《东平的眉目》寄托其瞩望,认为其作品有“一个新的时代的先影”。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平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同时执笔同草明、邵子南、欧阳山、于逢合作创作了中篇小说《给予者》,随后又北上济南,南到汉口、南昌等地,活跃在抗战的最前线。1938年春,加入新四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1938—1939年是他创作最活跃、最有成就的时期,其代表作《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等近10篇小说和战地特写,都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民族的抗战意志,“展开它,我们就像面对着一座晶钢的作者底雕像,在他底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底面前出现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的跃进的一群生灵。”(胡风《〈第七连〉题记》)1940年,东平到我苏北解放区任鲁艺华中分院教导主任,曾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华中分会领导工作。1941年6月,日军扫荡我苏北盐城地区,东平率鲁艺二队的200余人突围受挫,以庄严的道德感拔

剑自杀,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创造的沉醉。其后期代表作是未竟的长篇小说《茅山下》,虽只写了五章,但已显露全方位地表现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生活的宏大气势,触及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它在正面反映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同时,通过表现学生出身的干部周俊和工农出身的干部郭元龙之间的思想矛盾和性格冲突,深刻揭示了革命对于人的完成的意义。东平的一生,是把生活与创作、创作与战斗结合得异常紧密的英雄的一生,“他是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又消失到革命风暴中去”(于逢《〈沉郁的梅冷城〉编后记》)。

目 录

丘东平小传	1
沉郁的梅冷城	1
多嘴的赛娥	12
一个小孩的教养	18
红花地之守御	22
通讯员	33
中校副官	41
骡子	55
慈善家	61
白马的骑者	66
火灾	97
运转所小景	146
正确	149
将军的故事	151
尊贵的行为	154
谭根的爸爸	156
兔子	160
马兰将军之死	164
圣者的预言	170
新唐吉诃德的出现	174

第七连	176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	184
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	188
暴风雨的一天	198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201
王凌岗的小战斗	224
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	228
友军的营长	232
溧武路上的故事	235
茅山下	240
丘东平主要著作书目	277

沉郁的梅冷城

—

为着一个愚蠢的守卫兵被暗算,也许是再微小些的原因吧,以致梅冷在防御上偶然失手的事,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保卫队有着克服一切骚乱的能力,经过了一场恶战之后,暴徒们趁着夜里来,又趁着夜里走了。

但是,保卫队还有着不能不严重地加以研办的事。

保卫队宣布了一连三天的戒严令,把梅冷的四关口都封锁住了。人们只可以从外面走进城里,却不准从城里放出一个,——这唯一的任务,是搜捕在城里作着潜伏工作的叛党。

注意力的集中点,在于×军攻城的时候,城里发现的一颗炸弹。

炸弹在一间理发店的门口爆炸了。

爆炸,除却在那街道上深深地挖成了一个窟窿之外,它似乎着重于一种无谓的忿恨的发泄,理发店的玻璃窗,给震裂得像不懂得爱惜精力的小孩子拿着铁锤儿细心地一片片去锤成的一样。

于是,一切成为臆测中的事了。

那最简单,最易于给抓在手心里的线索是:

第一,对于这炸弹爆发后的更严重的事态的继起之假定。

其次呢:

投掷炸弹的人之必为×军的内应,那是毫无疑义的了。

并且,……

最可注目是那理发店里的理发匠。

马可勃,那理发匠是最初受审问的一个了。

马可勃是一个刚刚学会理发的小孩子。他的父亲在通行外洋的大轮船里当水手,常常隔了很久才回来一次,母亲是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马可勃给寄养在一位亲戚的家里,不久,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了他的父亲在船上失事的噩耗。从这时候起,马可勃给亲戚赶开去。

他在田野上糊涂地乱跑,学会了用竹篾片子编成的有着葫芦嘴的小篮子去小河边捞鱼的事。

有一次,天刚刚下过了大雨,马可勃偶然经过一个满装着春水的池塘的岸畔。

太阳透过低低的薄雾射出了新的光辉,水银一样披泻在那蒙茸、碧绿、带着水影的禾苗上。青蛙儿咽咯、咽咯异声同调地唱着它们的歌曲,弹着天生口吃的舌头,不怕千遍万遍的重复。

马可勃远远地望见了:那边,在一条田径和另一条田径之间流着一条小小的沟渠,沟渠里露出了一个人头。马可勃所看到的是梅冷的中年以上的农人,喜在后脑上留着的一排短发。当那人偶然回转头来,发现了马可勃正从这边向着他走去的时候,他张开着嘴巴(他一定遭遇了什么怪异的事),并且,他显然对着马可勃呼救。可是马可勃的耳朵给蛙声吵坏了,一点也听不出什么。

那人的下半身浸在水里,一件给雨水淋得湿透的薄薄的破衬衣,像街市里的墙壁上胶着的广告纸一样,胶住了他的紫黑色的皮肤。从他那痛苦的脸相上,马可勃所受的刺激,突然地叫那小小地心灵向着最伟大最成熟的方面扩展开去。

马可勃于是高高地站立在那小沟渠的堤岸上。

“啊,你可不是受了伤?”

马可勃这当儿的胸腔里装着光亮的灵魂,他快活极了,对着那人居高临下地发问着。

那人依然张开了嘴巴,但是,一点儿也没有效果,他用着最忍耐的声音低低地呻吟着。马可勃始终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

他看着那人伸出了一只手。

“对啦!”

马可勃暗暗地点着头,在一束禾苗的脚胫下拾起了一顶给浸得快要化掉了的帽子。

并且,这样的时间是一霎眼也不能迟缓的,他依照着那人的无声的吩咐,在那

湿帽子的夹布里找出了一包类似炭灰一样的药物，丢进那人的嘴巴里。

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活跃地挣扎起来了。有一条很大的箫子蛇在他的手里给抓着，翻出了白色的肚皮，一条长长的尾巴在半空里卷旋着。

经过了这件事，马可勃依着成年人的行径结识了那怪异的家伙，就是那个幸而让他救活了起来的捉蛇人。

不久，那捉蛇人却又让一条最毒的毒蛇咬死了。

马可勃，于是，重又退下来从成年人变成了小孩子，到一个村庄里去给人家牧马。

但是马可勃始终得不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主人没有留给他一点儿的情面，因为他突然变成了冒冒失失的样子，在马尾上点着了火，把马尾烧掉了。

当他做了理发匠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的成就，因为他鄙视着理发这一行业，他用自己积下来的钱买了好些把凿子和小刀，要去学习雕刻。

关于雕刻，他听过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的好处，在于说这故事的人不在了，不晓得是从谁人的嘴里传下来的。他希望这故事能够在世上绝了迹，那末，他将变成了这故事里的人物，希望着这故事的再演。

马可勃于是游荡在他的神妙的幻觉中了。

但是，他天生着一副忠实的脸孔；他勤于做事，肯于受付托；从他的嘴里最容易得到答应。

马可勃在军法处受审问的时候，他变得越发驯良了，像是听从着理发店的师父师兄们杂乱的叫唤声，一下子扫地、一下子拿刷子般的，那小小的脑袋忙碌地转动着；站在检察官的面前装着不曾听见或者不曾觉察的傻头傻脑的样子，于是成了一件顶难的难事。

“这样的吗？……那样的吗？……”

检察官的发问像锋利的剑尖一样尾随着他的口供，紧紧地追踪着。

“是的！”马可勃的心里，有着一一条长长的退路，这退路恐怕是和那雕刻的故事，也有点儿关系的，“……炸弹，什么呀！俺，是的，这炸弹……是那个挑夫契米多里，他从别处带给我的，我知道这件事。……”

二

从那一百几十个囚徒群中，契米多里，他被提到军法处来了。

听说这个人曾经拒捕，他的左手在和保卫队挣扎的时候给砍断了。他的妻曾经结识了一个牧师，在牧师那边知道了一种止痛药，那是所有的止痛药中最能止痛的一种，契米多里的创口一点儿也不要紧，有着这样的药在敷着。他原本就长得强壮而且高大，两条裤筒高高地卷在大腿上，一对巨粗的脚胫像弯弯的刀板一般，朝着相反的方向牢固地分站着。为着身上失了许多血，这下子他的神情变得有点儿憔悴了。

契米多里是梅冷城里的人，为梅冷和海隆两地间的商号输送货物的一个挑夫。

从海隆到梅冷，没有河流也没有铁道，只有一条峻险的山路，要流转彼此的货物，挑夫，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交通利器。

契米多里走在从梅冷出发的挑夫群中，和平常时候一样，在正午以前到达了海隆。他们把货物分送给许多商号，再又从许多商号中接受了向梅冷方面输去的货物之后，依例是聚集在一间馆子里，解下了自己带来的干粮，没有带干粮的便吩咐店伙做几个黑面团。

契米多里有着别的任务，他连中饭也不在这里吃了。这一天，一走进了海隆，便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契米多里哪里去了呢？

自己只管照料着自己的人们恐怕不会这样问。

这样，契米多里在一点儿也不受注意的时间里做完了许多事。

现在，他是可以回去的了。

但是，他必须把时间拖延下来。譬如往常回来的时间是在下午一点，那末这一次就必须拖延到两点，最好还是在两点以后，这样，在路上，他可以躲开了他的同伴们，避免许多无谓的阻梗，他们已经到了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一条小山溪，在那坚凝，峭厉的山谷里苦苦地挣扎着，幸而打通了一条小小的门径，冷冷朗朗，发出悠闲轻逸的笑声。从海隆到梅冷的山路，逶迤沿着那小山溪的岸畔走，小蛇儿似的，胆怯而又诡谲地，忽而，爬上了那挂着威吓的面孔的石堆，

忽而,穿过那为长长的红脚草所淹没的小石桥。两边,高高的山峰,用着各种各样可惊的姿势,人对那小山溪所流过的地方俯瞰着,而且无宁说是寻觅着。契米多里挑着沉重的担子,一步一步地喘着气,在一处有着野槐的浓荫的路旁歇息下来。他像一只吃人的野兽,在未曾把人攫在手里之前,却反而躲避起来了,简直有点儿怕见人。但是这当儿,路上走过了一个戴着第一号大草帽,有点儿像大商号的出海一样的人,接着是两个抬着空轿子的轿夫,……契米多里倾斜着上身站立着,吐了一嘴口沫,变换脚胫的姿势,这样的动作都似乎给予了可疑的材料,而他所干的事就要毫无隐匿地败露了!

契米多里的经过是良好的,过了一会,他爬上一株高树去作一回了望,知道附近至少是半里之内再也没有一个过路人。契米多里于是把两条指头夹着拿进嘴里,用力地一吹,发出了哨子一样的尖锐的声音,接着,从那树林里爬出了一个人。这人是谁呢?契米多里不认识,但是他所认识的不是人的面孔,却是一种共通的讯号。

契米多里终于说出了……

这是超过了一切的忍耐力的肉体的痛苦迫着他说的。他给倒吊在半空中,有三条夹着铅线绞成的皮鞭子在他的给脱得赤条条的身上交替地抽打着。他晕了过去,又给用冷水喷醒来,另外,在那断臂膊的伤口敷着的药给扔掉了,换上了一包盐,在盐着。

契米多里怪声地叫着。

“……炸……炸弹……是从那……那人(从树林里出来的那人)的手里交给我的……”

契米多里鼓着他那将近死去的活力说。

三

“马可勃,”检察官回转头,有条不紊地呼着那小孩子的名字,“契米多里把炸弹运来了,放在你们的店子里,等到那一夜,×军在城外开枪的时候哪,……喂,马可勃,你害怕着什么呢?……你说吧!你就把那炸弹交给别人,不,那显然是你自己动手掷,真的,你一定连炸弹一离手就立即爆发的事还是不大懂的,……是这样

的吗?”

但是马可勃摇荡着他的小小的脑袋。

“不是的,”他辩白着,“有一个人,他来得慢了一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子,上面有着×××××(×军的首领)的签名,从我的手里,他把那炸弹取去了!……什么,喔,这个人的名字是记得的,他叫作克林堡……”

这样,事态就突然地转变严重了。

检察官双手放在台面上,互相地盘弄着指头,对于马可勃的话装作不曾听见。

“什么?……你说的是谁呢?”

马可勃睁大着眼,……但是,他立即镇静下来了,他回答得更加确凿而且有力。

“谁?……就是克林堡呀!”

保卫队的总队长,华特洛夫斯基,他是有着一位名叫克林堡的弟弟的。

检察官沉默下来了。他回转头,对着和他并排坐着的总队长望了望。

华特洛夫斯基一只手握着指挥刀,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左胸上挂着的一排精巧的勋章儿,摇摇荡荡,刺眼地闪烁着。

华特洛夫斯基隔壁是军法处长,他年纪老了,头上披着光亮的银发,曲着背脊,咯!咯!一声两声,为着要调剂这突如其来的寂寞,他谨慎地适当地咳嗽着。

华特洛夫斯基于是耸着那高大强壮的身躯站立起来。一对严峻的眼睛,经那高高突起的胸脯向下直视着马可勃。

马可勃颤抖着。

华特洛夫斯基作着简短的语句怒吼:

“你说什么人?什么人叫克林堡?你发疯了!”

马可勃正想重又说出克林堡的名字,但是华特洛夫斯基已经挥起了他的皮靴尖,马可勃的屁股重重地倒撞在审判所最中央的一块红砖上,哼的一声,像小孩子在梦中时叫了出来的声音一样。

四

克林堡是一个年少而且精干的面包师。他还不曾结婚,可是很早就成长了,他的上顎茁发着一根根的粗硬的英俊的胡子。他不善于应用他的强健的体格,那突

挺着的胸脯不肯让它张得更挺,那高高的肩峰不肯让它张得更高,并且,克林堡在刚刚发育的时候就有着这么的一种奇异的想头,他觉得自己在空间里占去的位置太多了,一个人这样的长大起来似乎是未经允许而应受干涉的一般。克林堡想极力地把自己的身材缩小,但是不行,只是把背脊弄得有点儿驼罢了。

克林堡的父亲是马福兰的村长,当他的儿子华特洛夫斯基还不曾在梅冷当总队长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很早就出名了。

约翰逊·鲍克罗(那村长的名字)的祖先是远自热带迁来的,所以,他不但是虔诚的耶和华的信徒,而且有着很深的释迦牟尼的气味。他进了高等学校。他说他的信仰是和生物学也有着密切互通的关系的。从生物学出发,他主张除了他自己,别的人都应该吃素。然而这样是不够说明他的为人的,他是一个怪异的人物,至少克林堡已经开始有着这种判断了。

有一次,一个小孩捉到了一只鹭鸶,在村长的门口经过,给约翰逊·鲍克罗觉察了。

“你捉了它干什么用?岂不是要把它活活地弄死去吗?”

小孩子当为做出了大不了的反事,被严峻地诘问着。

“不,……”小孩子惊异地回答,“我要把它带到梅冷去卖的,……”

“为什么要到梅冷去呢?到梅冷去,为着卖一只鹭鸶,……太远了呀!你卖给我好不好?”

他把鹭鸶接在手上。

“什么价钱呀?”

他侧着颈脖,诡谲地对着那小孩子笑了笑。

“三个戈比就好了!”

“这样贱的吗?”

说着,一面把鸟脚上捆绑着的绳子解开来,双手高高地举着,一耸——那幸运的长脚鸟就远远地飞去了。

约翰逊·鲍克罗于是怪声地笑着。

他交给那小孩子六个戈比。

“那末,你回去的时候,就告诉你的母亲吧,我给了你多一倍的价钱了!”

卖鹭鸶的小孩子走后,约翰逊·鲍克罗带着克林堡踱出门外,避着猛烈的阳